

名家随笔

古话没空的

高定存

“古话没空的”，这是小时候耳熟能详的一句话。大人常用这句话教育我，尤其是我的老祖母。她老人家生在遥远的年代，缠着两只小脚，从我记事起，她只在家里走动、做饭、收拾院落、照看我们兄妹三个。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口头语是“一代不如一代”，我老祖母的口头语是“古话没空的”。

无论教育还是训斥我们，或者总结一件什么事，老祖母总是先来一句“古话没空的”，然后搬出那句“古话”，再以这古话为准绳，发表自己的一番高论。她老人家不识字，但很奇怪能记下那样多的“古话”，能把各种事情都和古话挂起来。比如教育我们要听她的话，就引用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”“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”之类；督促我们看书，就用“三天不抓手生，三天不念口生”；自己情绪不好，要发牢骚了，就说“人老了没坐处，皮袄烂了没放处”。此外，诸如“人活眉眼树活皮，墙上活得一把圪渣泥”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“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”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“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”，都是她老人家常引用的“古话”。

“古话没空的”听久了，我也就有些信了。后来读书，知道老祖母引用的“古话”，大多为民间俗语，有些出自《名贤集》。但老祖母目不识丁，她的“古话”都是听人说的。我的外祖父，一个喜欢喝酒的白胡子小老头，粗通文字，他曾在酒后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背会《名贤集》，说话不费力。”

而今我已快到祖母念叨“古话没空的”那个年龄，对“古话”有了新的体验。

有些古话现在依然灵验。比如全红婵的妈妈在接受采访时直言：原来不知道自己家有那么多亲戚。“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”，古话没空的。

有一些貌似强大的人，喜欢搅起是非，自以为稳操胜券，却不料苍天有眼，风云变幻，转眼间让自己陷入泥潭。“草怕严霜霜怕日，恶人自有恶人磨”，古话没空的。

也不是所有古话都不空，有些古话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，或者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。

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”相信这句话是前后两次形成的。先有前两句，但常被现实否定，不得已才又加了一句“时候不到”，聊以宽慰那些善良人。

有些古话，古时候不空，现在空了，比如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“养儿防老”“要知朝中事，山坡问野人”之类，已全都成为空话。

还有一些古话，现在看好像是空的，但我依然相信终究不空。比如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，虽然今人多不信神，但我相信这句话的力量。

古话是古人的实践总结，且不管空与不空，记下来，有事没事念叨一下，益处多多。



登广武明长城

何常灵 文/图

前几天，摄影群组织摄影人登山西广武明长城遗址。

中巴车沿着二广高速公路疾驰，从忻州下高速后沿县级公路行驶不久，就有摄友指着远处高高山顶上宛如戒指般大小的一个光环，说那是“月亮门”。

从月亮门长城遗址景区，沿着砖铺的坡道起步，缓缓的坡道蜿蜒而上，行走比较轻松。走过两个拐弯处，坡度突然变陡，我身背十几斤重的摄影器材和食物，有点气喘吁吁。

歇脚之间，望远处的山岭逶迤起伏，沿着山脊若隐若现的旧长城与三两个敌楼锁定在山巅之上。山路随着山岭的起伏曲曲折折而行。紧要处的坡道有几级台阶渐次而上，台阶不多，在平台处歇歇脚，身心舒适了许多。

盘山坡道时缓时紧，快到月亮门时，山路已经很陡峭了。陡立的木制楼梯转折几处，与山崖紧紧相连。到高高耸立的敌楼遗址时，楼梯更加陡立了，自感身体的重量和疲惫愈加使得双腿如注了铅般的沉重。

再登两组台阶就到月亮门敌楼平台了，心中不断为自己鼓劲，缓一缓之后一鼓作气登上

了敌楼。

登上高高的敌楼，居高临下，视野豁然广阔。月亮门又名“穿心楼”，为明代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所修。经过400多年的岁月侵蚀，长城敌楼上只留存箭窗内的一个圆形的券洞，因酷似月亮而得名。月亮门为山西明长城最美遗存，也是山西明长城遗址地标性建筑。

中华民族的历史，是一部各民族之间不断冲突、融合、发展的历史。忻州，古代称秀容，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，自然这里也就成为一个战争频繁的地方。

在敌楼平台眺望，天风浩荡，烟岚渺渺。明长城遗存宛如一条巨龙，在崇山峻岭中逶迤盘旋，气势恢宏，辉煌壮观。心中由衷地感叹，当年古人是怎样凭借强大的力量，用一砖一石修建起如此浩大的工程？

行走在长城遗址废旧的砖石墙上，身处绵延不绝的崇山峻岭，似乎依旧听得到鼙鼓雷鸣、战马嘶鸣，仍旧看得到当年战场上兵戈相击、战马驰骋的滚滚黄沙。耳边仿佛响起那首歌曲《历史的天空》：“暗淡了刀光剑影/远去了鼓角铮鸣/眼前飞扬着一个个/鲜活的面容……”

红薯入缸成新宠

毛旭初

鱼缸里能养红薯？这一奇妙想法来自抖音。看到红薯在鱼缸里白须飘飘，枝繁叶茂，好一派风景，一看就让人喜欢。

家里正好有个小鱼缸，立在客厅中间好多年。平常只是养点小鱼小虾，没有多少生机。

前些日子爱人买来一些煮粥的红薯，她便挑选一个小的，装在网杯里，挂到了鱼缸边上，看它有什么动静。

红薯入水，先是浮着，后来吸饱了水，便沉了下去，紧靠在挂杯上有了新家。

鱼缸里的小鱼对这新来的“住客”颇感兴趣，总要绕游几圈，有时还用嘴去啄那红薯上的嫩芽。尤其是已经长大的那只小龙虾，更是直接趴到红薯上，舞弄着大钳子，要拿红薯当干粮啊。妻子赶紧加量向鱼缸投食，让小鱼虾吃个

饱，以免它们祸害新来的“住客”。

刚过几天，仔细一看，红薯的芽渐渐长了出来，一直伸向水面。那芽是嫩绿色的，在水里漂荡着，如此过了半月，红薯的芽竟穿出了水面，在空中舒展开几片心形的叶子，绿茵茵一丛，在客厅中间盛开着。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那叶子便在水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

一根小小的红薯就这样在我家鱼缸安了家。绿绿的新叶向四边散开，大有蔓延之势。而它嫩白的根须，则漂荡在水下，也是越来越长，像老者的胡须般轻轻摇曳，引来小鱼儿慢悠悠地在其间穿梭，小龙虾也经常在这里嬉戏。

红薯、小鱼儿、小龙虾，家里的小鱼缸来了“新宠”，这奇妙的组合，让我每天总要多看几眼。

小时候读《龟兔赛跑》，总以为快是天赋，慢是缺陷。直到看见草原上兔子的奔跑是为了逃命，而乌龟的迟缓是为了承载百年寿命——原来速度从不是比赛的筹码，而是生命的语言。

在北欧生活十年的中国作家罗敷，写下《这么慢，那么美》。它讲的是另一种生活哲学——慢不是懈怠，而是允许自己按照生命的自然节奏生长。就像牵着蜗牛散步的人，起初焦躁，后来却闻到了风中的花香，触到了泥土的湿润，看见了露珠在晨光里闪烁的温柔。原来，不是蜗牛太慢，而是我们走得太急，急到忘记感受脚下每一步的真实。

张雪璟

这么慢，那么美

